國立中興大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右臣正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与轉一官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
衰病無能過叨劇任徒淹歲月莫効寸勞
方自力求閒秩冀逃官謗未知何名復冒
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聖慈俯察

危誠収還成命使
公朝干冒天威臣
無任云云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
司宮鑰歲月雖久初無毫髮可見紀録適
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
蘇皆是朝廷威德所及于臣何有近者逆
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内地雖欲勉
効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閒少逃尸
素之期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

眷私例与諸鎮進官一等已出無名緣事
恐畏衆不獲終辞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
自處今来若更有僥冒是一歲之間獨取
兩寵臣雖不言人将謂何伏望圣慈特賜
哀憐俯狥愚情收還成命

辭見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荣禄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
陪公爵雖配天之澤初不間于賤微而省
已無功終自慚于黍忝冒徬徨隕越莫獲自
寧伏望圣慈特賜寢罷所有告命臣不敢
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
事退領閒秩伏蒙
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
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徐
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遇彊事遽興瀕
江正當捍禦義難頽身因遂勉彊遷延至
今伏念臣衰瘠餘生筋力愈憊留都重地
在今日千正須得人而叨冒養痾首尾已

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
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既伸
狂虜知畏去冬以来戢兵遠遁邊境少安
今者將及解嚴于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
圣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
在外宮觀差遣任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
以仰酬覆載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几粗免
顛越之惧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淮都于
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
圣恩未賜俞
允仰冒威尊未即寧趨更叨慰藉賜以溫
言感惧士交并隕越無地迫于情義即欲
再伸犬馬之誠適值寿春失守虜騎狂突
過淮臣戝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窃
頽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

士用命醜類敗亡淮甸平靜瀕江之偏盡
已釋放民皆安業別無施行戰事伏念臣
昨以衰病屏廢田里陛下不遺舊履之舊
過加省録付以方面自去歲黜虜敗盟臣
初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内遷官進戰兩
冒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顧謁孱
庸力圖寸効少亦自異衆人而寔以素控
羸疾積久有加舫力衰疲不可勉强是以
每歲輒露誠請近者復経此艱危捍外保
内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作喘滿上乘不
可俯仰而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耗通
夕不寐薾然殘骸几不勝衣委是難以枝
梧迫切之誠無詞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
明委照庶或尚保餘息伏望圣慈檢會臣
前奏早賜矜免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宮觀差遣伏蒙疊降詔旨未賜俞允踈賤餘生上勤天眷于士感銘肌骨無地寄言强勉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六月已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閒秩使

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
遂臣犬馬疲憊進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
省劄子一道伏奉圣恩除臣觀文殿學士
令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
病餘生昨者誤蒙圣知起之閒廢付以一
面雖夙夜罄竭疲駑自知無以報稱故頻
年屢干天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報
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蹐以俟俞旨忽聞

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効寔無秋毫小補豈能重愧軍民輸懷貪冒蕪觀文殿李士戟名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几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差遣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孝道之本心曩被詔書莫遑懇避于已交印綬仰媿陶鎔此蓋伏遇某官道德佐時勤勞許國察醜庸亂華之有自知皇天悔禍之在茲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責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盡舒宏濟之謀即

即削平之日俯求来効用懈舊民故雖留
鑰之深嚴亦俾奉祠之冗散某本無善狀
過假温言屢自列其衰殘訖未蒙于矜可
朝弗及夕愧趙孟之語偷少不如人況燭
武之已老勉承祗命終幸退藏

回嶶州曾侍郎啟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
之在朝聊試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謡
遠被士友交惟伏惟某官道与時行仁為
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惧將力整于艱危用
之行而舍之藏本無心于出處坐閒十載
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忍為容悦恐干
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済廟謨凛聞廷議

始雖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故
是圣君之宏度未遑煖席行即賜環某久
預從遊復同封守從容笑語莫伸引領之
懷密迩聲猷尚托為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啟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迩鄉閭就煩名鎮
除書始布輿論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
于無縉紳宿望兼安危之注意脩德齒之
達尊孤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曹
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聞久勤
虛佇衮衣赤舄田方入奉于賜環熊軾朱
轓豈尚煩于開府顧惟衰敝辱在眷知尺

牘馳誠嘗獲伸于懇款高牙在望　幸迩
于聲猷

回霍經制啟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
荷眷義之不遺非衰遲之能稱伏惟某官
材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稽古之勤力傳
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結主知中外踐更
猷為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賦斂之圖
在凋瘵未蘇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
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折秋毫則雖多而何

補輟從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即
有超陞之寵旌麾在望款謁尚遥條教所
依瞻言徒切尚勉加于調攝益順導于綏
將

賀汪相公建節啟

剖符更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
元戎之寄始傳渙号大慰輿情恭惟某官
德量深宏智謀恢遠廢荆榛而成帝業最
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而振王威何止劉
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帰心銘勲已著
于鼎彝濟難方圖于舟楫中辞宰柄久佚
祠庭惟圣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

經國宜受耻之既多其久預鈞陶獲依屏
翰進趍前席載瞻北闕之光帰擁淑旂更
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啟

光奉詔緡顯司留鑰舊彊来復方當開國
之初圣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
材猷夙著望寔兼隆入叅惟幄之謀備宣
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謁勲勞眷此陪都
控臨東道望椿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郏
鄏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
愧修慶之未遑辱緘言之有及感銘之至

敷叙奠周

田王正字啟
給札試言少伸素蘊奏篇稱善時錫異恩
除書始聞有識相慶伏惟某官孝道倫類
識辨精微劉向博極群書固已盡古今之
變賈誼通達國體是且明政事之原爰自
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
冠于諸儒而安危治乱之端射策尚勤于
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

有光士友爭歎不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衰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顧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啟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已之方仰累公朝退慚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强壯之年于固已自投于閒散豈既衰之後反求貪得于須臾況風波洊履于畏塗而荆棘親逢于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償廩食之私矧惟服力薄書何補事勞之寔取非其有人且

謂何茲盖伏遇某官拔茅与其彙征采菲
不以下體方流言窃詆獨深諒其無他速
引疾告帰復挽留而不釋矜其遲暮借以
寵光不稱所蒙豈曰子依之安吉未知為
報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惧靡寧銘感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啟

螭陛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郡暫懈遠民
間遠声猷屢更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
牘之未遑首賜緘題過勤行李窃審專藩
暇裕介福駢蕃恭惟某官名在朝廷奮由
孝校惟礼樂詩書之造士于士所養既深
有人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
聊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恩無久維陽之治

蓬門枉顧每懷前日之溪山鈴舘相望尚
接鄰疆之封壤更祈保衛別迓褒加言之
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啟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
分陝之行孚號載颺裔夷震疊伏惟某官
忠誠許國術略佐時揔御六師早席將門
之舊御名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憬彼犬
戎復于虎旅于士民帥雖王赫斯怒所殲
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適者樂土況仇葛
来蘇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攜咸

知効順倒戈内附豈惟見于前徃免冑縦
觀孰不帰于吾父
久幸從遊欣聞播告莫遂瞻承之志徃深
慶忭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啟

觸熱載望已交印綬承流問俗具布教條
歡謠初播于里閭翰墨既勤于尺牘伏惟
某官材周遠用世號名鄉秦刀耆然所遺
皆迎刃而解攬轡沃若有徃非著鞭可先
久屈祠宮暫煩便郡雖長沙國小未足以
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于臥治頃惟老病
屢請帰閒念桑梓之相依于從遊已舊方

荆榛之未剪戎路尚艱重慚推穀之無堪
猶獲同舟而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孝士謝執政啟

繁纓以朝韍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
荷奬予之過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
而不敏晚益亡奇仕前望三十人則為已
過官欲止六百石況復加多故頻歲之
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横恩
茲蓋伏遇某官功濟華夏志安宗社憫衰
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于四方使皆

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悵桑
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顧菅蒯之何施徒有
銘蕆莫知報稱

賀張少御奏捷啟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
知畏六師貔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氣
共成大烈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勳高宗社
名重華夷被公袞以臨戎孰出三司之右
摠將壇而申令更隆百勝之威聲中外之
欣謹雪人神之深憤某復聯彊事首奉捷
音歡抃之私敷宣莫既

除觀文殿李士再任謝執政啟

及瓜而代初無可祿之勞采菲不遺遽窃非常之寵祗承眷渥曷獲牢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踈之李固斐然不知裁之戇掘之材況老矣無能為也故承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期避劇以求閒更復踰涯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共笑其鉛刀雖强已除已亦慙其芻狗茲

蓋伏遇其官權衡萬物柱石本朝追叙禹
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乱以同
心未遑舍舊以圖新始亦絶長而補短安
國無功自愧本幸罷帰潁川有詔如前何
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釣座秋暑猶未退即
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
伸謝必已呈覧記室衰耗虽勉亦將几月
郡事雖甚弊連日撰遣冗滞數百事似以
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秋一事
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

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戰三者竊皆以為過擾日前探報頗言虜點兵開河積料器具遠近略同必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僞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戰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汜尔甲寅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常先備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仗步周世宗

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特江以為重何可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理地州郡皆不与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彊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与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済徃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璽先遁于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掠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況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于將帥而使守臣表裡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特江以為守則王璽之戒不可不思其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既不得已于此懲徃者召公之困譬不敢復

出一語然平日拳〻之心有能終媿蘿食
者因季華行輒私布者之本府惟有民間
自欲團结可使结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
者不知本末謹具劉子稟達其餘數十條
并附之别紙此非其戚徒以相公平昔相
与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荅毫
末皇恐餘祈陪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与秦相公書

其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其昨者
早遞中邊上狀必獲呈逸即日伏惟鈞候
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報後于方未有繼
至者張少傅處見録到僞牓本必已徼申
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
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容計所當為者
以候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

陳窈料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
江州直至臨安凡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
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
四五年來又多浮淮淅人講窺利害宜無
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
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
多謂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
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士
而不為戰計于士力言耳故僅能守彼師
老得以善去今日之弊惟一切反此內力
為守備者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
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覘其
釁彼寖畏口口必以謬悠之詞迫我而不
敢來若趑趄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
嘗我;堅壁不動与之相持待其粮盡力
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目下急

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
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
則但委諸將分為三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
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此計之內外
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
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
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關牛戶早禾
栽揷已遍晚禾人各自勞畫亦不至甚病
姑存之亦善其戍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
自為形迹輒僭具稟達邇此有可効區區
者亦當即次續聞伏幸寬明貸亮目痛牽
强書不成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与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即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就季承晁撫幹詣屏下稟達必獲塵浼前日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北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逐路吝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与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即已取

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虎豹麏鹿猿猴野獸等棄世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刻犁田已棟秧種蒔用牛不及事但可收刈後于不多正使得之已被害者所餘惟西浙福建二廣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西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西浙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暑而行緩日僅三二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不敢言竭其力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朝暮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其用多則不惟難得蓋不可使胃熱遠行且賣牛者多姦弊疾病老瘠所遣官未干

必盡辦皆不敢任責萬一遣之使行折或
倒死道路或至此慶未已而細死惧死必
償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卧起之
節水土之候兵卒所不解須寄養于民亦
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損折則坐失
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遍歷田畝其言
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我君土
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惟恐後而民言
似不為無理故窃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
聽採如有可議即與詳度行下府境二麦
大稔蚕亦無害但干數日前微覺缺雨忽
通一晝夕遂稍足行官圖本聞已進入不
知有司取否見
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西欲侵為廊地
張少傅説中間与禁中
事已諧矣餘更候
命煩瀆不勝惧悚更冀

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終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魯天游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某頓首啟稍不
書 日伏惟台候萬福見報懇辭比扉何其甚
高而進陟阼闡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
慰歎某勉强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
緒免民誚橫歛二萬八千匹芻陸運遠至

者二十萬來疲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之
倫可以藉口言歸矣頤防冬未敢請曹探
報云：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
計誠得某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于一還
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後急
肯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彊
場之事御名守其一而倫其不虞事至而
戰又何悔為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
倫欲戰而旋謂無一可守故尔韓岳主戰
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
不知皆灼見其理而身任之乎抑意各有
向而姑為之說乎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
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
言戰者未必能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
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与淮亦强
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

江或淮惟敵之為
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
為過故末年還朝相与共獻策極論戰守
參脩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朝廷欲遂從
之而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
戰守為寔務且謂元昊欲窺關中非獨其
志亦吾漢人陷沒者贊之以自圖富貴今
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彦舟徐文輩既
皆為心腹近復聞以酈瓊守拱州去歲叛
兵已盡散遣而復集与之其情可見是安
得不思惟計戰守者両盡和議成我固受
其利不成我無所先于此韓范之說也不
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
携来謾録附呈恐或可佐論思某戝在内
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
偶不得眠過慮及之旦起適有便人故私

以告公不覺累數百言幸無以語他人向
冷萬〻為時自厚不宣

又与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
日上狀与當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
萬福旌鉞啟塗中外經濟不無少勤廟筭
虜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未有動
息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愛惜其衆
恐亦未必一衂遠犯所忌幸援兵稍集張
少師出軍已四日聞欲以來日就道將士極

銳自有殘請行者殊可喜嘗与之商榷十
賊情似有乘間欲奮者計已屯寿春伺敵
為進退劉錡一軍既無虞令堅守順昌為
得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嘗訴于張累數
千言盡發劉候平昔曲折以謂若復隸部
曲即自刎首淮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
目前諸偏裨抑之恐生事朝廷果許自為
方略包籠之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屬
人宜可詭以成功惟榷貨務積鏹截日已
竭尚未有張軍後日之備而省劄連下支
太平州椿管与劉錡激賞除絹外皆無有
念不可緩已逐急那移撥兑申明若不足
數或當于折帛錢內應副繼此若更有支
降必不能辨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礼錢
帛及諸司于格合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
裁度斥堠鋪檢點差整齊比來避寇人都

無至者應是却稍安居此間極力彈壓殊
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〻數日前不得已
作留守司牓具虜事狀預為防守者少慰
安之矣本職瀕江合措置事不一略未有
稟謹留以待面稟軍民延跂前驅以日為
歲敢乞趣戒幕府俯徇羣情正熱餘祈涉
履倍萬保重不宣

与梁仲謨論榷貨務書

其啟近嘗附問以拜來辱必已呈浼寒力
未解即日伏惟台候萬福窃審兼領經制
使事國計之大言今日先務孰急于此非
牛刀餘刃其誰能濟甚懈公論某衰薾無
補坐慚尸素已上章請閒旦夕待報尚有
一事未行間猶須任貴戶部大軍錢粮忝
預揔領自去歲冬榷貨人納大虧中間几

至乏绝殊可寒心偶府中经畫收拾得少
歲計乃有容獻于朝以為有三十萬緡者
遂畫旨許允撰畫輸二十八萬緡僅免生
事然已竭澤矣而榷貨之窘如前問之蓋
于緣昨罷户部回易庫賣塩羣商疑法必
変更相扇惑所以至今相持甚堅也萬一
下一黃牓委曲申告必不変之意庶或退
或果有此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須再
聽令二月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蔵亦
無几不得不以誠告不惟有司未有以塞
責燕朝廷一失略計之已百餘萬緡塩塲
但支待次舊塩約至四月方盡豪猾坐観
無肯先下鈔者則有出無入所失又不止
此豈為小事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至餘
冀倍至萬自厚不宣

与秦相公論減棹徼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
有餘寒即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托徐
度司封上記必獲呈浼口拙蒙庇粗遣減
棹事田竟煩廟議移徼公朝正名分嚴賞
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寃不得不盡其情但
無狀仰誤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
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欲

少伸于相公近世毀耆常患不出公道人
自為黨更相予奪故名宣倒植而賞罰隨
之此有識者扼腕憤歎不欲而不得者也
梓前為寿昌令以治狀為臺臣所薦得改
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
不畏强禦故為之類者亦交口稱耆其為
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胥吏可
比有司具獄略見入已者為錢九千貫銀
五百五十兩銷二百匹綿九百兩又去官
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木二十條此
其証佐来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連
雜見尚數千緡与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
暇問也不識為長吏者從前日虛名庇之
乎正今日隱惡効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
免知而不奉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
縣有罪監司按奉而府不奉減罪人罪五

等就其間一事其去歲到官之初首論民
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折納見
錢口口宣省蒙上開納亟以金色牌報可
德意始傳闔境歡呼几至流涕係郭上元
縣令曾恢遠戾多折至八貫省而不入已
去冬因民訟即奏削免勘梓多取乃至十
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貫入已朱鈔
在此宣撫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不應
奏本府亦從而不治他日曾恢被罪訴朝
廷覆視得實或諫官御史風聞有言則將
何辭以對非特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梓
先決宣撫司軍兵本自非理正後急欲藉
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墮其計中遠越俄
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嫌
某所以于遣官體究得實之後判然不疑
力伐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几忝以大臣

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裘一大姦少止
群児妄譽誤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
豈意罪人尚敢伸其説宣撫司蓋与並肩
而立何所重軽自到任此惟奔以礼法秋
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戝只如近者朝
旨相度修戦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従況其
甚者流落半世正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
州乃観望同列誣人功罪于行闕数百里
之内不顧傍観自喪晩節意欲何為相公
見知有素必未期之至此自是寄蜜招而
感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日為
苟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
縁晤省窈特眷予煩喋不奠盈帝悚息無
已尚幸矜察檢會前奏早賜従允不勝懇
禱之至餘祈上為
興運倍加保重謹上狀
不宣

答王從一教授書

其啟咫尺久不聞問近張漕婦云數相見動靜頗詳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無喻秋高喜承迓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所欽味校正太白集猶見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義多事讀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孝者欲求于

絶孝之後而自信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于経旨者以類考之或庶几為早歲聞先達道劉仲原父之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云諸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俟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朝矣然後没王而絶為此考于礼為是也乃十年有王為三不朝之黜即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黜遂不為之説則不可通意者無王猶没公也魯没公不書或諱或貶此論弒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与不朝春秋立法亦不專在威弒君不討雖周王亦与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王来錫公命与僖以妾為母王来帰含賵及魯葬王皆去为天是不獨以責威与僖可見矣弒君而不

討其過有大于大朝而錫命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廢矣曼以併王而没之欤此為周王与威言也然王者天下之主也十者數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因威而遂使數一周不得則過曼天下皆無王矣可乎坤之上六曰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称龍為則于數之周一見王亦嫌于無王者也至十八年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没王所以治王与威也若未遂没之則後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分惡而終不見誅于春秋矣亦可乎故復挈王而示之曰王雖不王弑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王而垂来世此不為周王与威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威既弑君矣自不得有其位何用以在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曼也而不通于春秋之

義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因于史盖當時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于會者皆免討衛州吁弑君石厚問定君于石碏〻曰王覲為可此朝而得免者也曹員芻弑諸侯来討公子喜時為之請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周之末造而而史之文春秋不得而易焉故春秋凡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与諸侯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君之矣其悪不待貶絶而自見吾何加焉始存其文于末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于一王之大法乎窃以是為經之指老懶多廢忘又　書沓至酬酢不暇以長者好斈之篤不竟發此云〻亦哀斯道之將墜也不識

以為如何有所商榷却無一諭漸涼萬、
珍愛不宣

又答王從一教授書

其啟稍不聞問方深瞻跂人至忽辱手字
承屢此初暑動止安佳長箋過勤仍示
春秋解義一卷并荷厚意解義讀之終篇
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与不以日月
為例苟人入向論入義得于经已多但反
欲定專門于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来此
孝久廢不明正患諸儒不能以经為主其

交攻而力爭者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
從出哉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為
齊魯二孝使二人者授受于果皆出于吾
先君子則雖散而之四夷八蛮未嘗不同
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
一而欲于數百歲之後擇其一以為真可
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張尊左氏為丘明幸
人信其好惡与圣人同夫圣人之经具在
不知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托以求其
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為燕而法然出涕
者经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覆研覈
察于先王之道者明求于典礼者詳質于
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
後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礼
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三
家不可謂全無所得其合于经者固在吾

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者也以孔子之圣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韋編三絶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与否而遽謂决不可得其寔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已両日適中寒溼謁告旦来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萬自愛不宣

荅尹穡書

某啟頃張暘叔書来数道足下好学自力不肯苟合志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頤蒺緘疾讀則文辞之奥議論之博盖又有暘叔所未能盡者誦詠慰喜之懷不待言而可知也即欲為報属彊事遽興春末粗能枝梧身復大病久之少安則相繼酷暑異常衰憊殆不

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積此三者不覺遂至
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爽即日起居佳
健不知尚且食嶽祠之禄否江南連歲戎
馬安靜憂旱間不至甚傷農足下既不輕
以求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容
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
愈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者輩臨幕中
復念勉留于此自不作久計来春僅及解
嚴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千餘里徒勤
行李道路往来非所安故輒已何時遂得
款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因循足下
必能亮之餘切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士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壼字望之蘓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城之西舊冶城之內于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偽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于墓地歲久夷圮慶曆三年龍圖閣直李士葉公清臣復

封植立石為表後五十年當元祐八年天
章閣孝士待制魯公肇易亭為祠圖公像
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
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
孝士葉某蒙恩頒鎮兵火初平城郭立墟
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及七年大駕臨幸
還錢塘詔即建康為留都上不以其老且
無能復付之宮鑰乃克即墓南度地為廟請
于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忠烈于是為正
堂三間以詒公像列公世子贈散騎常侍
眙次子贈奉車都尉肝從公俱死者于傍
以侍中嵇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繚以周垣
增餙兆域名木禁蓋牧無得犯三月告成
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于祠下初建康
之民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
顯暴耀新宮屹然衣冠咸會于是士女奔

走欷歔太息或至流涕皆有感激奮勵知
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于礼義之感人
豈待教告歐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
為難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
克成烏尤可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
群力衆智而成其開必有卓然特立超然
一世之上而不与之俱者然後能矯拂一
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
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
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能復中原力
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
在于祖虚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
眩華靡而略功宴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
前訖至于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
以求濟其區區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
天下大物也物与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

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勝于事曰溫太真嶠精誠遠慮明見事机曰蔡道明謨維持紀綱納之軌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光宗諱蘓峻外有劉聰石勤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効于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衆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欤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忘尚足慰其千載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晉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茂弘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為世作室身墉垣惜哉其類不得

繁神州陸沉無与援棄捐名教資清言頽
波一律来渾〻卞公特立尤雄尊卒徇以
身喪厥元二雛從公如清温口公已死身
獨存公帰在天朝帝閽血面訴帝公不寛
歳時来臨從旗旛覧观江山望中原後先
二雛属橐鞬下晩豺兇猶嚙呑新宮崇〻
俯前軒揭名日星自今恩潢汚之水薦藻
蘩哀歌節緩芬桂樽祥飈颯然下佟尚

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士聳挍面鉄色喜劇談天下事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無遺辞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孝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容如次组縯尤長于度曲擬拾人所

棄遺少加干隲括皆為新奇嘗言五筆端
驅使李嵩隐温庭筠當奔命不暇諸公貴
人多客致之方田有從与不從其所不欲
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
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田徵　得其盜工
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史閉之密室以杖數
曰来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
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田曰
能從我治免白蒙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
下貴人子和頭祈哀即大笑擇去自是諸
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
淮間米芾元章以魁岸奇譎得名而方回
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
掌論辨蠭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
口實方回所為詞章既多徃；傳播在人
口建中靖國間黄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

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元暉然以尚
氣使酒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隸籍右選
李清臣中書執政奏換通直郎為泗州通
判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禄退居吳下浮沉
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
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讐無一字脱誤以
是杜門將遂老家貧其貸子錢自給有負
者輒折券与人秋毫不以丐人其所与交
終始厚者唯信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裒
其平生所為歌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為之
序略道其為人大概堅矣而予与方回往来
亦極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与致道序參
況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懈江東選諸寮得上元丞趙君公泉識慮深遠儒孝飾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禄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皐之役遺詣軍奇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為念耳當盡忠公家因与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

某固敬之明年以疾来告繼聞不起某亟
走介致賻賻未几
来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
容氏河南人河南
父彦義母王氏夫
人幼莊栗謹孝叔父尚
書公諱彦逢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
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
公亦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
夫人帰之事二姑
朝議君以所生夫
方三十躬蹈艱苦
子故二子俱擢第
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摠管張忠文公
叔夜辟置幕下力
令回京師再告急
人長子時為鄧州
穰縣丞幸民兵以後

于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道至輿前告之曰京師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況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我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我母來故迎候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衆南下至棗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棗陽君朝夕訓練声奮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他道破隨君提師收于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楊卓來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于难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膽略烈丈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强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

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長男公某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子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于長女適進士沈師與次適迪功郎褚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秘閣權敏遺襄陽軍府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彥衍彥衛孫女適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叅軍韓恂胄夫人平居寡言咲不見喜慍遇事英敏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寃內典嘗自贊喜神曰毋青得無以為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史所書加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

田强暴之聽高見足脱危急之難斯可銘
已銘曰
赫：勳閥慶源委長奕世載德纘懿流芳
萬生夫人正靖慈惠承上撫下内行潛脩
来嬪大家令聞肆揚祷姑燃香旋蔆感應
孝德弥彰夙擇名師用訓厥子連登桂籍
侍迎就仕中原多虞挈家南来遇事英敏
狂景亦回深惟懿德宜享百年爰卜新宮
永豐之原既固既寧安克昌厥後剡此銘詩
以昭賢母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終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